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癡人說夢記 第二十二回 寧孫謀作傳表貞姬 陳契辛登程尋俠骨

卻說寧孫謀跨進妻子的房門，慕隱已改了女裝，搽上脂粉，正在對鏡理髮，見孫謀進來，自然歡喜相迎。孫謀且不提起別後情事，只看他的頭髮，原來長短不齊，問其原故。慕隱道：「這是用剃刀剃去的，就和男人一般，現在養了兩三個月，尚未長齊，所以如此。」慕隱也見孫謀頭上的頭髮，一般剪短了，知道他久換西裝，並不詫異。孫謀才問起他到北京何事，何故改易男裝？慕隱道：「一言難盡。自從你科名發達，我就知道非福，果然不久出事，險些兒家屬被累，我們要想避禍，大哥力言不妨，因此因循下來。後來母親病歿。」孫謀道：「呀！怎麼丈母不在了？」慕隱道：「正是，我滿了服，想來外洋尋你，恰好到揚州姨母那裡拜壽，姨母無心說出，你和淡然，都為人所讒害，我和妹子，想替你們報仇，落個名垂後世。」說到此，眼圈兒就紅了。孫謀道：「這是何意？莫非淡然夫人有些差池麼？」慕隱道：「死得甚慘！」說罷，嗚咽起來，孫謀也覺慘然。慕隱住了哭，又說道：「我們商量改了裝束」絕早離開姨母家裡，直走北京，卻在山東濟南府，耽擱幾天。」奇巧表兄告訴妹子道：「你們的仇人是姓胡的，妹子不該誤會，碰著個胡道台，就想行刺，被他親兵一槍打死。當時我已昏暈過去，及至醒來，已經收在監裡。我因復仇事大，仗著會說，沒被問官駁倒，居然掩飾過去。後來我倒承那胡道台，薦在華尚書府裡當書啟，這正是讒害你們的人。打聽得清楚，正想下手，那知遲了一天，被拳匪鬧得他們逃走了。我沒法，只得搬往榮升店，原想乘機到外洋來找你的，誰知遇著阿翁，這番相會，實出意外，只是苦了妹子。」說罷，那喉間又咽住了，那眼淚又直流下來了。孫謀道：「難為你們，只是此等冤仇，也不屑報復，你就算報了仇，他們還不知道是甚麼原故。就是旁人議論，也只說你們亂黨罷了，有甚麼名垂後世。不意你們倒有這俠烈思想，我平日卻沒表彰過游俠，這影響太奇了。」慕隱道：「你也忒看我們不起，難道我們胸中連這點思想都沒有，定要受了你的影響不成？這話說得太不平等了。」孫謀道：「這是我的不是，我究竟是中國人，往往流露出本來性質。」說得慕隱也笑了。當晚子奇吩咐廚房，大排慶賀筵席，各伙計均請他們吃酒。這場歡悅，大約到新加坡後，要算得第一遭。次日，子盛先來看子奇，問起中國的事，又知姪媳回來，就問起他自己媳婦。孫謀只得把前後細情述說一遍。子奇不免悲憤，並道：那靈樞寄在山東，是不妥的，遠赴重洋去搬回來，我又辦不到，如何是好呢？」孫謀道：「已和姪媳商量定了，這樞自然寄信契辛內兄，等他去搬。再者，契辛兩個妹子，走了出來，定然到處尋訪。他們改名換姓，那裡訪問得到？這樞疑案，只怕傳揚開去，人家要添造多少謠言。關礙他們的名譽，我當做一篇俠女傳，把他姊妹二人的事，敘個詳細，寄與契辛，叫他刻出板子，發給人家，以解眾人之惑便了。」子盛道：「這個辦法甚好，也可少慰我媳於地下。只是小兒那裡，也要寫封信去告知他才是。」孫謀道：「那個自然，我還打算做幾篇詩詞給他登報哩。」當下商議定了，孫謀本來下筆千言，這晚就在慕隱房裡，信筆寫去，不到一個鐘頭，已經脫稿。這篇傳，真是把兩人的俠烈，摹繪出來，慕隱把來。讀到誤擊胡道台一節，和華府磨刀飲酒一節，直如易水荊軻，怒髮上指，不覺聲淚交並。孫謀又提筆做詩，自多激烈的句子，卻費了慕隱眼淚不少，這才作書寄出。

再說淡然自從在橫濱開了報社，來往的盡是當世知名之士，那消場暢旺，自不必說。原來中國少年，從沒一些新學的影響，自從被廢科舉改八股的幾番鬧，稍為明白些世事之人，都曉得從前的揣摩沒用，稍稍換了教法，不禁止學生看書。及至幾處學堂開辦了，有幾個遊學外國的學生，傳授心法，這才學堂中兼生改了一副面目，曉得談些西學。然而苦於沒得書看，幸虧這淡然的文明報出版，果然議論痛快，學理明通。又有些科學門徑，兼貫中西，那些學生見所未見，如何不佩服呢？於是人人去買，家置一編，每年所銷，何止萬分。只是一班頑固老先生，只說他報上都是背逆的話，不准後生購買。還有幾處官辦的學堂裡，專禁這報。文明些的教習還好，頑固的，倘搜著學生的文明報時，呈給總辦，就要開除。因此鬧過幾次風潮，甚至為此散學堂的事都有。後來做學堂總辦的，也知道輿情難拂，用了個放任主義，聽他們私自買閱，只不公然倡導他們，卻還有總辦自己也去購閱。要知淡然這報積下一二年來，各種新學理新掌故不少，一班應科舉的人，腹中本是空空的，有這樣好夾帶，如何不買呢？所苦的，從前不屑購閱，弄得有頭沒腦，殘缺不完，書買齣出破綻，想了一個絕好的漁利法子，把來分門集成一冊，方才出版，便消去二千冊。被淡然知道了，大為不依，以後也就沒人敢拾他的現成貨了。可惜那些學生，只知這報上的空論好，不知他談學問處的博洽，所以灌輸雖多，還未能普及。那程度低些的學生，把這報來，搖頭擺腦的高聲朗誦，竟當他八股文，就如什麼考卷墨卷一般，這卻可笑已極。還有些教習，迎合學生之意，把報上的文字，插入最舊的文字中，當作教科，學生倒也歡喜。只可惜那班沒讀通書的學生，做文課時，襲取了報上皮毛，什麼大舞台大劇場等類，拉拉雜雜，寫得滿紙，卻說不出半點兒新理。所以淡然這報，要算個淘汰報，得他好處的，都是學問好的人，中他毒的，就恐怕難得明白了。

閒括休提，再說淡然這天，正在報社裡握筆構思，想做一出女俠傳奇，還沒想就情節，恰好外面送進一封信來。淡然把來拆看，才知是孫謀寄的信。看到慕隱、綴紅商議復仇一節，吃了一驚，再往下看，看到綴紅誤擊胡道台，手槍斃命一節，不由痛苦難言，那眼淚如穿絲的珠子一般，滾滾不絕。可巧主筆莊仁慧走來，見淡然這般光景，不知就裡，只道他又灑下憂國的眼淚。淡然不肯相瞞，把來信給他看，仁慧看完信，嘖嘖稱奇，信裡還夾有俠女傳一篇及詩一首，不由的傾口讀下。淡然卻未及見，湊近來看，仁慧讀完，把手在桌子上一拍，道：「有這篇傳，這首詩，尊夫人為不死矣！」淡然那裡攔得下這段悲腸，只是坐著呆呆的想。仁慧勸了他半天，不聽，因主筆事忙，只得走開。淡然這日攔了一天的筆，在箱子裡翻出綴紅照像，看了便哭，哭了又看，直鬧到半夜，忽然省悟道：「我這般動了兒女情腸，未免魔障太深了，他自成仁，我自悲感，我不癡於他麼？」如此一轉念，覺得一杯冷水灌入心坎裡，登時清涼起來，頓止悲情，安然睡著。次只就把這段情節，寫入俠女傳奇內。那淡然的筆墨，比起孫謀另有一種工夫。孫謀是莽莽蒼蒼的，淡然是秀出天然的。只孫謀那篇傳，卻沒登入，但是那傳奇，隱隱約約已經說得淋漓盡致。又有孫謀幾首詩，猜也猜得出是綴紅了。

這期報寄到中國，有些不知道來由的人，也就滑過去了。只陳契辛自從從淡然開了報館後，每期必買他的報來看，這時正因兩個妹子，在姨母處拜壽，一去不歸。接著信才知是到外洋尋夫去的。契辛那裡放心得下，不免帶了盤費，又挑選了男僕女僕，追蹤到上海，各家客寓裡打聽，那有一些兒影響。契辛始終不肯便回，看看住了一個多月，實覺無聊，要想回家。那天帶了僕人，到棋盤街買些洋貨，可巧與虞子弼面遇著。子弼有心結交豪傑，見契辛一表非俗，就無意中動問姓名。談起來，都有些知道的。子弼邀他店裡小坐，契辛本閒著無聊，樂得應酬，就同子弼到興源店內，可巧方子東在家，彼此客套一番，不必細述。方、虞二人問及契辛來此有何貴幹？契辛道：「不須提起。」就把兩位妹子出洋尋夫的話，述了一遍，子弼一個不留神，道聲：「哎喲！你令妹莫非寧孫謀、魏淡然的夫人麼？」契辛道：「正是，足下如何知道？」子弼道：「我本不知道，因敝友黎浪夫說起，他在清江浦遇著令妹的，後來還有一封信給他，才知就裡。」契辛大喜道：「這黎兄現在那裡？待我去拜訪他。」子弼道：「他上北京去了，還說要回日本去，無從蹤跡。」契辛跌足道：「這般不巧，那信足下可曾看見，如何說法？」子弼吞吞吐吐的，不肯說，經不住契辛再四追問，子弼只得實說出來。契辛大驚道：「如此說，我妹子休矣，但不知道他要報什麼仇，我只得趕到北京去救他出來。」原來子弼不曾說出綴紅的事，所以契辛尚不悲傷，子弼又聽他要趕到北京，便勸道：「吾兄此時便到了北京，也沒法打聽令妹消息。況且如今拳匪鬧得正厲害，報上說聯軍攻破了京城，你須去不得。」契辛如何肯聽，次日便收拾行李，帶了一個僕人到船碼頭。誰知沒一隻船開往天津的，契辛只得折回，找著方、虞二人，商量主意。方、虞二人勸他且消停些日子，打聽信息，並勸他搬住興源店。契辛無奈，只得將行李搬來同住。

一住半月，杳無信息，又過些時，接著家信，說他妻子難產，命在垂危，契辛心掛兩頭，沒法擺佈。子弼勸他回家，且顧目前尊夫人的性命。契辛固然篤於同胞，亦且伉儷情深，只得搭輪船回去。到得家裡，他夫人已生下一個兒子，並沒甚事，他便一心一

意，要上北京。這晚接著上海寄來的文明報，仔細看了一遍，見了孫謀的詩，似乎為痛他妹子而作，心上突突的跳個不住。暗道：大妹定然斷送了性命。不由傷心落淚，又忖道：孫謀遠在海外，如何得知，這定是相仿的事，文人弄筆，那可捉摸，不須理他。再看淡然的曲子，又像是他第二個妹子遭禍的光景，弄得疑疑惑惑，睡夢中都覺著他妹子慘死，而且肉顫心搖，知道凶多吉少。最後接著孫謀的信，這才水落石出，曉得他大妹子無恙，而且夫妻相會，二妹子死在山東省裡。契辛一陣心酸，放聲大哭。他夫人聽見了，趕來問信，契辛一一說知，於是舉家悲泣。

契辛就照著孫謀信中辦法，一面把那篇俠女傳刊印，一面收拾行李，往山東去扶柩。寫了兩封信，給孫謀、淡然，托方子東在上海轉寄。自己即日動身，不消半月已到濟南。找著江蘇丙舍，進去查看，那有魏氏夫人綴紅的靈柩？問丙舍裡看守的人，也稱這裡並沒女柩停放。原來孫謀匆匆發信時，沒說出他們改姓名一節，那傳是文人掉弄筆頭，不怎麼說得詳細的，契辛至此，煞是詫異，忖道：這靈柩那會失落，事有蹊蹺，再檢各柩，只有鎮江轟子裡之柩。契辛猜著五六分，是他妹子，但不敢冒認，只得去拜胡道台，想打聽行刺他的究是何人，自然就見分曉。誰知胡道台巡視河工去了，據他局裡的人說，有半月多耽擱，契辛只得住下靜候。一天在趵突泉吃茶消遣，卻聽得人說胡道台的壞處道：「那天要被轟子裡刺死了，倒也除卻一害。」契辛這才料定轟子裡便是陳綴紅，定然改過男裝的，只等胡道台回省，探問明白，便可扶柩回去。正是：

可憐俠客血都碧，誰識夫人顏本紅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